

去看看海子

周步

海子如果在世,虚算六十岁了。
六十年前发生在查湾村查家的事情,很多人都不记得了,但有一个人记得清清楚楚,那就是海子的母亲。海子的母亲八十八岁。五月八日,我去了怀宁,下午四点,在海子胞弟查曙明先生的陪同下,参观了海子纪念馆。之后,我想一个走走,便去了海子故居。门虚掩着,进去后发现一个老人在屋里窸窣着。我知道他是海子的母亲,老人家的照片我看到多次。尽管有些突然,但无须惊讶,更无须悲悯。和老人家聊了几句,我悄悄地退了出来,去了别处。我曾经想过和海子的母亲是要见面的,但不是这样的方式。但生活就是如此突如其来。

在海子纪念馆东边的廊桥上凝视的时候,有一只白色大鸟从视野里飞过。那一刻,我突然有一种感应:是海子向我打了个招呼。他知道我已来过。

去怀宁看看海子,是藏在心中多年的一个想法,但真的来到了怀宁,“看”到海子的一刻,心情还是有一些异样和激动。海子纪念馆以及海子文化园其他设施,比我原先设想的丰富许多,规模也大了许多。我心安然。

海子纪念馆前面是一个诗歌广场。站在这里诵读那些誊写在墙壁上的海子的诗歌,有一些更“真实”的感觉,仿佛沿着这条诗歌的轨道,就能够检索到海子的过往。我问曙明,“姐姐,今夜我不关心人类,我只想你”这首诗中的“姐姐”,能对应到生活中的具体人物吗?曙明说,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我。海子生前的朋友跟我说,这个姐姐是西藏一个诗社的社长,海子去西藏参加诗会,就是因为很欣赏这个“姐姐”的诗歌才华。这个姐姐当时离婚了,单身,海子很崇拜她。也有一种说法是,这个姐姐是海子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同事,做行政工作。她很欣赏海子,她的老家在德令哈。

曙明接着说,这个姐姐是谁并不重要,而是海子在参加诗会的时候,他的诗歌理念、诗歌主张不被人理解,在非常孤独的时候,坐火车经过无边的戈壁、无边的荒凉、无边的草原,外部的环境对应他内在的心情,他孤独的心情找到一种包容和依靠时发出的一种呐喊。所以说,这首诗理解成一首爱情诗也行,说是一首游历诗歌也行。但归根到底,这首诗是写孤独的。海子写孤独最好的一首诗是《九月》,这首诗歌最后的句子是: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/我的琴声呜咽,泪水全无/只身打马过草原。和那首途径德令哈写的诗歌,有若异曲同工。

来到海子故居,我最想探寻的是海子考上北大之前在查湾的一些事情。也就是说,他在怀宁乡间的那段生命历程。这些,在纪念馆里全部能够找到答案。海子纪念馆建于2017年10月,在这之前,甚至在海子刚刚去世的时候,在海子生前好友、诗人骆一禾与西川等人提议和悉心帮助下,海子的遗物就已得以保护。数以千计的海子生活过、使用过的物件和文稿,就是海子生命历程的全部珍存。

海子原名查海生,1964年3月24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。父亲查正全,母亲操采菊。他兄弟四人,二弟查曙明小海子三岁,三弟查训成和四弟查舜君分别小六岁和十岁。海子纪念馆里面,有他一周岁和童年的照片。

海子早慧,在他牙牙学语时,母亲发现海子对文字情有独钟,便找来报纸和书籍,教他识字。海子四岁就能背诵50多条毛主席语录,五岁那年,父亲托付人情,海子得以正式入学。海子从小学到中学,学习成绩一直优异。海子从小就被村人视为神童,具有超常的记忆力。乡村夏夜纳凉,村民们聚在一起聊天,聊到《三国演义》某处卡住了,海子就



花好时节 盛近 摄

把故事完整地讲出来。十五岁那年,海子从怀宁高河中学考入北京大学。

纪念馆展出内容为五个单元,分别是查湾的海子;北大的海子;昌平的海子;海子的诗;春天,十个海子。展品有各个时期海子生活、学习、工作中使用过的各类物品以及照片、书信、书籍和纪念海子的活动说明。有木制水桶、砍柴的镰刀、穿过的高领毛衣、写作的信纸、佩戴过的校徽、使用的车票、法大的聘书等等。这些信物中,我对一张海子少年时期的照片凝视了许久。照片中的孩子,像极了少年的我。那眼神仿佛在寻觅,又若是在期盼。这和海子最经典的开怀大笑的那张照片虽则形成强烈对比,但却一脉相承。这两张照片之前在网上都看到过,但今天在海子纪念馆看到时,仍旧有一种无以言说的伤恸。

海子在北大学的是法律。毕业后,他有几种选择:安徽省司法厅、南京中级人民法院、中国政法大学。他最终选择留在了中国政法大学。曙明说,大哥选择中国政法大学的理由是,以后从北京调往其他城市容易些,但从其他城市调到北京很麻烦,所以他选择留在北京。海子在政法大学先后在校刊编辑部、哲学系工作。这期间,也是海子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。海子短暂的二十五年的一生,却为我们留下了二百万字的文稿。他的那些已成为经典的诗歌作品,比如《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》《亚洲铜》《祖国(或以梦为马)》《给母亲(组诗)》《春天,十个海子》《九月》《日记》《太阳七部书》等,就创作于这段时期。这位“天然的诗人”(西川语),在他二十五岁那年的3月26日,在海关以身殉诗。海子墓地,在距离海子纪念馆数百米远的地方。

是夜,我夜宿海子故居一墙之隔的“海子故居民俗客栈”。这个客栈连同海子纪念馆等海子文化园其他设施,均由查曙明责任管理。2017年,曙明成为新建的“海子纪念馆”副馆长、馆长。曙明说,他以前是不读诗歌的,因为整理海子遗作的出版及参与相关文化活动需要,他开始读诗,也写诗。通过诗歌,他真正走进了个哥哥曾经的世界。“海子诗歌成就的发现和推动,西川、骆一禾两位老师,付出了很多,我感念他们。”曙明说。

海子故居民俗客栈的窗口,正对着一片庄稼地,油菜已经成熟开始收割。清晨,站在窗口,我听见虫鸣,看到有鸟雀飞过,有农人走过。海子在这块地里是不是劳作过呢?我不知道,但他肯定曾从这片田地里走过……

家宴情浓

唐占海

祖母在世时,特别喜欢组织家宴。我们大家庭四世同堂,有二十多口人,张罗家宴是很繁琐的工作,但祖母乐此不疲。

家宴的饭菜都是祖母精心准备的,她主厨,家里的妇女们给她打下手。有几道菜是祖母的拿手菜,每次都不可缺少。比如我父亲爱吃的辣子鸡,大伯爱吃的猪肘子,小叔爱吃的红烧鱼,如此等等。家里的每个人差不多都能在家宴上找到自己的最爱。

开饭的场面特别热闹,一家人笑语喧哗,说着彼此的生活和学习,议论着哪道菜最好吃。“老大,这是你最爱吃的猪肘子,今天做得特别软乎,多吃点。”“丫丫,这次做的鸡翅好吃吗?快尝尝,上次你都没吃够!”“大嫂,你多吃点,忙乎半天了!”“艳艳,你的教师证考下来了吗?以后工作的地方得离家近点,好照顾你爸妈……”

此时,祖母特别喜欢笑微微地看着我们吃饭,说笑。她不动筷,就那么笑微微地看着。她是在享受这人世间的天伦之乐。对中国老百姓来说,这是最幸福的时刻。家宴飘香,时光温馨,儿孙齐聚一堂,浓浓的情谊弥漫开来。老人在这样的时刻,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血脉绵延的力量。祖母有时候会对祖父说:“老头子,想当初刚到这儿的时候,就咱们两个。瞧现在,二十多口人了。”大家庭开枝散叶,再平凡的人也能创造生命的奇迹。人像植物,落地生根,繁衍生息,慢慢有了自己的地盘,活在这个世界上,便会生出强烈的存在感。不得不说,家宴的意义是厚重的,一是享受美食,二是感受亲情的暖意,三是演绎一个大家庭在岁月流逝中经历的种种故事。家宴,品味的是美食,体会的是生活。

这样的家宴,数不清组织过多少次。一般情况下,都是幸福之时组织家宴。节日,生日,或者其他重要的日子。家宴的主色调是喜庆温馨,留给我们的记忆也是温暖的。当然,有时遇上难事,家人也会聚在一起,一边吃饭,一边商量解决办法。多年里,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以及家宴上的酸甜苦辣,都在时光悄然前行中成了过往。

后来,祖母去世。又过了一些年,祖父去世。但大家族从未停止过发展壮大,新生的孩子越来越多。这个过程中,大伯一家去了北京,很少回来了。小叔跟小婶去了小婶的家乡发展,也很少回来了。大家族的家宴很难组织起来了,不过母亲总会念叨他们:“你大伯都四五年没回来了。”“你小叔一家说今年清明节回来,结果也没回来。”

今年,父亲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,身体在恢复中。大伯一家和小叔一家都回来看望他,母亲得以重新组织一次家宴。那次家宴,老老小小有三十多人。家宴非常热闹,饭菜的味道依旧熟悉,一下把我们拉回曾经的岁月。大家聊起往事,感慨万千。父亲跟大伯和小叔也唏嘘着人生易老,要保重身体,珍惜健康。

时光匆匆,家宴留香。岁月深深,家宴情浓。一个大家庭的家宴,是这个家庭喜怒哀乐的概括,是这个家庭悲欢离合的缩影。

